

搶救傳統村落 爭分奪秒

三不一消亡 雲南探索保護與發展之路

第三批中國傳統村落雲南地區分佈情況：

雲南片區劃分	地區	入選	地區佔有比重	片區佔總比重
滇中	昆明	13個	6.25%	9.14%
	玉溪	6個	2.89%	
滇東北	昭通	1個	0.48%	0.48%
	曲靖	3個	1.44%	
滇東	文山	5個	2.4%	2.4%
滇南	紅河	51個	24.52%	24.52%
	普洱	9個	4.33%	
滇西南	臨滄	8個	3.85%	8.18%
	楚雄	13個	6.25%	
滇西	大理	37個	17.79%	40.86%
	怒江	1個	0.48%	
	保山	30個	14.42%	
	德宏	4個	1.92%	
	麗江	20個	9.62%	
滇西北	麗江	20個	9.62%	12.99%
	迪慶	7個	3.37%	

表格繪製：霍蓉

傳統村落，俗稱古村落，是中國傳統的宗族文化載體。近期，第三批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村落名單公佈，入選傳統村落共994個，雲南有208個列入其中。截至目前，雲南國家級傳統村落數量達502個，位居中國榜首。據統計，傳統村落平均每年遞減11.1%，即約3天就有1個消亡。過去，不少傳統村落猶如時代棄兒，因城市化、交通隔絕等因素影響，面臨着湮沒失滅的關頭；如今在非遺的醒覺下，國家推行保護傳統村落政策，雲南響應並積極建設美麗鄉村，爭分奪秒地對古村落展開全面普查、建檔和規劃編制，不斷探索通過本土力量進行搶救保護，做到一個都不能少。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霍蓉 雲南報道

雲南，多民族，多語言，多信仰。房屋建築與其文化、地理環境、氣候、自然資源、生產活動等，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透過村落建築的研究，可以知道村民間的感情聯誼和文化活動，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由於雲南的原始村落大多數是交通不便，封閉的空間形成永遠的屏障，因此，外人很難進入，古村落不為人所知，「歷史停留在封閉處，好花藏在萬山中」。

所謂傳統村落，是指民國以前建村，保留原有的建築環境、建築風貌、村落選址等，具有獨特民俗風情，但至今仍為人們服務的村落。傳統村落中蘊藏着豐富的歷史價值和文化景觀，是中國農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遺產。自2012年雲南啟動全省傳統村落調查工作，深挖尚未登記上報但符合標準的傳統村落。

惡劣地勢難續歷史

雲南的傳統村落星羅棋布，大多數聚集在窪地、山溝等遠離鄉鎮的地方，常年陰冷潮濕，雨季泥路中斷，生病辦事進去不易出來也難。然而，大自然的惡劣條件和交通不便等因素，並未令雲南古村落逃過遭破壞的厄運。目前，村內大量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珍貴實物與資料，遭到毀棄或流失。

傳統村落依靠口授和行為傳承的文化遺產，如少數民族語言在失傳，村裡小孩不會說民族話，家長認為「教了他，外面的人聽不懂」。華語樂壇最重要的作詞人之一陳哲，為《讓世界充滿愛》、《同一首歌》等家喻戶曉的歌曲作詞後，消失歌壇長達16年；原來他深入大山、走進雲南村寨保護民族音樂，感受到「人只有在生存沒有問題時，才能顧及自己的精神世界。」「從這件事上，當父母

和孩子看不到現實利益和未來時，是沒有傳承的自覺。」

城市化致命摧殘

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評審專家楊德鑒指出，「以前雲南臨滄籠籠的房子，現在已經沒有了，政府幹了壞事嗎？沒有。他們蓋了別墅，山民從漏雨的爛房子一下子住進別墅，他們自己都住不慣，睡醒了鼻涕照樣往牆上抹。」還有傳統村落，新房外觀上保留傳統，但內部結構已城市化，農具做農活有擺放農具的特殊位置，有自己特殊的習性，新房建好後，原有生活改變了，農具也沒地方擺放了。

村民對筆者說，看到那邊的那堆包穀（玉米）沒有？一推一年賣三千塊人民幣，可是出去打工，一個月就賺三千塊。加上，當地政府政策引導「農民有點錢了，就想蓋新房，村落建設很容易受外污染發生改變。」楊德鑒說。有了資金的支持，村民逐漸找包工頭蓋小洋樓，五顏六色的「童話式的村莊出來了，文化在哪裡，已經找不到了。」

按本土特色發展

雲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廳長羅應光較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說，「隨着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傳統村落衰落、消失的現象不斷加劇。」他表示，雲南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和少數民族資源，為確保本土特色，必須探索雲南傳統村落保護發展規劃編制方法，包括尊重村民的意願、順應村落的自身不同的資源，提出適度發展特色旅遊觀光等富民產業，為村落提供「自我造血」的動力。

外婆的老屋

幾乎每個村都有「轆聯」，看到最多的不是留守老人，而是老人在消失。亞尼河旁邊有棵枇杷樹，就叫枇杷村；梅子村祖宗是個東巴大祭司；余樂村來自農牧世家；打漁村傳說是民歌世家。傳統村落，由同個家族遷移，同個祖宗子孫後代連續生活，受地理條件，生活習俗影響自然聚集自發而成，全村一個姓，有家譜家訓家規，自己堅守的信仰。



記者沿途看到最多的是「轆聯」，村內老人逐漸離世。

我的外婆生於1925年，和外公結婚後，住在祖上留下的清代老宅。宅子兩耳三房，有口老井，村裡人會到這裡打水。我生在城市，對宅子的記憶都在假期，樓門板窗發出朽木味，簷頭的蛛網、蠟紙木窗，夜晚幽靜，唯有燭光。外婆燒火，外公聽廣播，我與表妹逗耍，那口井依舊每日有人打水。日復一日，外婆80歲遷往裡面，不時給我一些東西，老式皮箱，毛主席徽章……直到那年要城市改造，離開宅子，她把我叫進屋，給了我最後一件東西，保存完好的她與外公民國三十二年的結婚證書……老宅，終在一場暴雨中被沖垮。

從今年至2016年，凡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國務院將給每村300萬元補助。我想，傳統村落保護，挽救的不是村落存在的軀殼，是村落人心回歸的內在靈魂。希望你，不是下一個外婆的老屋。



作詞人陳哲在雲南村落保護民族音樂。



打漁村村民依靠旅遊業增加收入，遊客騎馬是主要的娛樂項目。

玉溪火枇杷村 村民缺乏護古意識



秋氏老太與他的兒子是村裡窮困人家。



火枇杷村裡被遺棄的土掌房露出筋骨。

雲南玉溪是城市化蛻變的典型例子，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彝族自治縣峨山縣塔甸鎮亞尼村委會的火枇杷村，村內建築的存活屬自然留存，村落曾有過遷移。祖宗可追溯到康熙27年，全村有族譜，74戶257人，典型的土掌房，層層疊疊，頂部是樓梯和曬台錯落連通，看起來像是「布達拉宮」。那裡有人家在建水泥房，欲將「布達拉宮」逐漸掩埋，「要是我，也不住老房子。」村民覺得保留老房子並不重要。有積蓄的人家蓋房，因為水泥房乾淨，結

實，不用擔心漏雨蟲蛀，不用在雨季後對土坯牆重修，人畜分離，隔音效果好。

相反，78歲姓秋彝族老太，地道本村人，她在身旁的土掌房住了一輩子，是村裡最典型的古建築，前後都貼了白色「轆聯」。5年前老伴死了，「轆聯」一貼便5年。這屋前後兩家人，前面是小兒子的，後面是老大的。小兒子5年前出外打工，現在回家照顧她，種地一年沒多少錢，這房子太老舊，人家嫌窮，兒子現在也要不到個媳婦。

怒江黃松村 泥石流如家常便飯

雲南怒江州的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通甸鎮黃松村，到那裡沒有飛機、火車，只有汽車。通甸鎮是邊疆「通蘭暴動」始發地，黃松村有3個自然村386戶，以白族為主，以種養殖業為生，傳承「割肝救父」的孝道文化，成立「紅白二事理事會」，料理村民婚喪嫁娶，老人後事。陳哲在蘭坪待了6年保護民族音樂，他覺得「村子的元氣還在」，「活態文化結構依舊留存」。風景優美來之不易，怒江地形複雜，路很難走，不是一年四季都能隨意到達。當地人說，這裡每天都有落石。

從州府往下走，山路像把鋒利的尖刀，一邊懸崖峭壁，一邊怒江水亂石林立，途中僅僅小雨，山上就落石。怒江半年以上是雨季，泥石流如家常便飯，每年都有沖垮新建房屋和百

姓死亡。百度搜索怒江泥石流災害信息達60萬條以上。「突然想對愛人說，不管我們以後是否會在一起，人都生而孤獨。」「我們給予對方一切能夠給予的東西，是為了讓對方能夠在這個無情的世界裡，有情地活下去。」一位在怒江做旅遊、常年穿梭各村落的90後司機在微信這樣寫。

到黃松村要穿過大山峽谷，山高谷深，交通極其不便。

麗江鄉村 發展經濟「自我造血續命」

沒有經濟收入，人難留，傳統村落只成空殼。麗江鄉村建設，是傳統村落活在當下爭相效仿的對象。旅遊與火災，是雲南傳統村落保護的最大安全隱患：有人會問，有濕地，有旅遊，有開發的麗江，還有古村落？有，拉市的梅子村、余樂村、打漁村，就是在明、清年間落成。梅子村山坡溝壑喬木叢生，全村古建築80%。余樂村背山，全村古建築90%，都是納西族真人家，300年前的石板路貫穿全村，三房一照壁，一進兩院，322戶房屋蓋瓦房，整體構建為穿斗式拱相扣，不用鐵釘，具有防震作用。正房堂屋門楣比較厚和高，有「見木低頭」之意。正房堂屋刻有牡丹、蓮花、菊花、梅花、茶花、古松寓意四季博古、松鶴延年；土木結構忌火，二樓板上刻「懸魚」，寓意年年有餘和防火，故有魚就有

水。

旅遊帶來六個錢眼

打漁村在拉市海邊，有700多戶，是麗江唯一打漁為生的村落，現在發展騎馬看海鄉村旅遊，村子在修路，納西院落為水泥結構。據估算，馬夫的月收入6,000元（人民幣，下同），年收入6萬。余樂村，林果、畜牧業是322戶6個村民小組1,264人的主要生產。據麗江玉龍縣統計，余樂村2013年全村經濟總收入885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6,800元。

旅遊需提供交通、遊覽、住宿、飲食、購物、文娛，六個環節六個錢眼，足以讓傳統村落不成為村落空殼，令村民不搬離，本地人居住。